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七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

明 張溥 輯

賦

述行賦

有序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官五
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

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托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遭淫雨之經時塗迤邐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為災馬桀蹢而不進兮心鬱悵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於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年之舊城兮憎佛盼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

圃田而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
愠叔氏之啟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
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
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陷夫入以大名登長坂以凌
高兮陟葱山之崑崙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
傾廻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
谿谷曼其杳冥迫嵯峨以垂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械
櫜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布疊茨莫與臺茵兮緣層

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
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
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
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泊以飈涌兮氣慄慄而厲涼雲鬱
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
頽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衰周之
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逸兮唁襄王於壇
坎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惻乘舫舟而汭湍流

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
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
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
容與兮息輦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
害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
塗淖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
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夾墳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
之殷殷并日夜而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

勢兮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逶迤以東運
見陽光之顥顥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
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寵扇
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
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清嘉穀於禽獸
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懷
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
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愵觀風化之

得失兮猶紛拏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
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廻軌兮
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
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
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
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

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嶠冢引漾澧而東征納陽谷之
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
精過曼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
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澶以安流鱗甲
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於靈蚌兮夜光潛
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
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
懋遷有無既乃風飈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犇驚洪

濤涌而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涘觀朝宗之
形兆瞰洞庭之交會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
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肇始考邃初之原本
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良允感其晦腓葛覃恐
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
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

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駢
如舞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傳御監鴈行蹉跎麗女盛
飾眩如春華

檢逸賦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煜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
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爲而無
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托夢以交靈

協初賦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
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
眎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青衣賦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卑微盼倩淑麗皓
齒蛾眉玄髮光潤領如螭螭縱橫接髮葉如低葵修長
冉冉碩人其頤綺袖丹裳躡蹈絲屣盤跚蹠蹠坐起低
昂和暢善笑動揚朱唇都冶斌媚卓犖多姿精慧小心

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
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
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
國歷爾邦畿雖得嫵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
兼裳累鎮展轉倒頽眴眴將曙鷄鳴相催飭駕趣嚴將
舍爾垂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噉噉青衣我思
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躡吹予牀
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

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怒焉且饑

短人賦

有序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
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
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办不恐其餘阉么劣厥儂
窶嘯嘖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
罵詈咨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
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何此聲之悲痛愴然淚以隱惻類離鷗之孤鳴起嫠婦之哀泣詠新詩之悲歌舒滯積而宣鬱

筆賦

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慄悍體遙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勲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彞倫綜人事於晻

昧兮贊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
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
黃管天地色也

琴賦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
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元
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鐘律通
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

角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
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
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
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鷄鳴高
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又

間闕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又

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塞耳以
惆悵轅馬蹠足以悲鳴

彈碁賦

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歛邊中
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兵碁夸驚或風
颺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
與儔

又

夫張局陳棋取法武備因嬉戲以肄業託歡娛以講事
設茲矢石其夷如破采若錦繡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
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

團扇賦

裁帛制扇陳象應矩輕微妙好其輜如羽動角揚微清
風逐暑春夏用事秋冬潛處

胡栗賦

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於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
堦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凋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
以誕節兮凝育蘖之綠英形猗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
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
兮嗟夭折以摧傷

蟬賦

白露淒其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嗌以沮敗體枯燥
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大陰要明年之中夏

復長鳴而揚音

疏

陳政要七事疏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

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
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
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
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
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
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
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
雖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
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
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
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
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
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

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

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
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
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
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
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
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

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
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
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
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
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
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
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
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

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
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
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
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
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
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
作者鬻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

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
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
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
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
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

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
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
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
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
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
骨肉既無幸私之思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
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

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

議為名職以郎為貴智淺謀陋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

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贍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饉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

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閔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內史武帝患東越

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
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為冀州刺史安
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
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
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
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
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
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

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懷
懷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
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
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
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
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
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
三互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
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
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
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
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
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

以差
厥中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
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
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
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
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
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

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
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
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
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
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
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
為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
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

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
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
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
臣頗識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
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
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
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筭
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

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
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
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
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
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
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
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
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

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
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
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
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
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
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
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
璽書補輟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

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
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爲陳留縣上孝子狀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曼稱
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
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
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
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

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
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
皆合臣即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
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
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
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
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
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

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
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
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
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為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
寵況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
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
狀臣邕頓首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

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
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
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櫻討即起家拜為太山太守
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
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
盛行演化凶悍使為慙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
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
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靡之美臣以頑愚忝

汚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
瞽言罪當殊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表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難
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丕誕
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
伯山甫列於大雅蕭曹丙魏載於史籍國遭奸臣孽妾
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

移羣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慎侯
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羣凶構難兵起亂
作元舅上卿先冠受害禍至執辱社稷傾危太尉郗侯
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
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
持卓勢奮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秉輿已趨
河津身率輕騎長驅邛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

賴社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達聖主嘉寵之至下垂羣生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勲也惟陛下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願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

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
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
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
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猷猷復階朝謁進察
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
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
中外所疑對越省闔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鷄犬鳴
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

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
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
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
慚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
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
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
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
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

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
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
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
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
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
有陷堅破敵斬將奪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
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
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

順天人犇走之後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
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
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
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
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
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

憂心灼爌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
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晉之范匄不忘禮讓
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
詩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輦
帶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踖躅無心寧止况臣螻蟻
無功德而散怠茸闕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邱殿之邑張
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為異美夫人君無弄戲之
言憲法有誣罔之効臣不敢違戾飭虛以距上旨疑確

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臣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奸臣
孽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沒太尉郿侯卓收拾
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
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
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

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聞世宗之時
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
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非一秋職不狎練
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
繼大業委政冢宰大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令
日一碑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
某尚書張熹已歷九列侍中魯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
唯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於論者

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
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鑰以守漏刻
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
疑戒不敢肅飾

巴郡太守謝表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自
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
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驚惶失守非臣敢安忤

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為衆所怪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闈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棋石枰蓮香瓠子黎飴汁器圍盧諸物誠

念及下錫惠周至每敕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
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萬一不意卒遷荷受
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跼蹐受拜命服銀
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土長
遠江山修隔頃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
臣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
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污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
肋絕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尚書詰狀自陳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
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
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
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
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
尋按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
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

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
與邵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
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
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惟識忠蓋出命忘軀不
顧後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救怪異為
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
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豈不負盡
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

謹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為戒誰敢復為陛下盡忠者乎臣李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為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日橫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

坑陷以快言事厭副其心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
不恐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為箠楚所迫趣飲
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
免質拜坐則臣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為百姓
自愛臣邕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臣等
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

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
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參以亡爲存
衍以存爲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
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
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
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讐不謹
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
邕頓首死罪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廟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充豫以清冀荆用次雲消席卷克厭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廡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

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成伐柯不遠之則
韶齔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閒不遊嬉初
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
遂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
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冥口辨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
詳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定
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
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

豈徒世俗之凡偶無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
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
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
絕明也傳曰烝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鷄多汁則澹而
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
宜也邕誠竊悵悵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佐
煎熬鬱馘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
病所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躋之

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
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
其事古今一也密䟽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邕寢羸
匍匐拜寄不敢須通

徙朔方報楊復書

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
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

徙朔方報羊月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蟠家貧傭爲漆工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
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方
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

矣

又與人書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入室家也今者
一行而犯其兩

又與人書

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鬚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
幼童陸則對坐食則比豆

論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

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秉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

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部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
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
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
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
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
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
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
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
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
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
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
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

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
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
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
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
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
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
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
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

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
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
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
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
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
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
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

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
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雖之中
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
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
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
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雖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

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閤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

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
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
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
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
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
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
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
穀於上帝顓頊歷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

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
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
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
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
合於大厯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
生物之產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
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

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
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
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
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
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
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

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遊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夫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

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
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
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
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
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誨之
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
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遊以方會友以文可
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

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粱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慙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楷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

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
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
八章周廟金人鍼口以慎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
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
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勲凡
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
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
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杜回於

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
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
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桓彬論

彬麟之子少與蔡邕齊名仕尚書郎厲志操
以忤宦黨免官卒邕等共論序其志乃樹碑
而頌焉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
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

議

諫伐鮮卑議

熹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犯諸郡自春三十餘發請徵諸郡兵擊之一冬春足以掃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被刑原行賄王甫求為將詔書遂用為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大臣多以為不便召百官議中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

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繇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

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

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
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
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
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
瘙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
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擄人財攻犯官民日
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羣類
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

乃恐平城之恥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
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
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
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盛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螳之
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
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肝
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
恣輕事之人專勝者必未克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

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廩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漠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

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閼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彊胡西伐大宛東拜朝

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繒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錢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蚿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之詒方之於今何者爲

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珍盡而方令本朝爲之肝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維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

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厯數議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厯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厯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厯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司徒府議太尉耽等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神法詔勿治罪

厯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漢承秦正厯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厯

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

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按厯法黃帝
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厯元也
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武帝始
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
挾甲寅元以非漢厯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䟽闊連見
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
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

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竄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
用命厯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
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
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
不能下通於今也繇此言之有文於讖無驗於今未必為
是有驗於今無文於讖未必為非元命苞乾鑿度皆以
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厯序積獲麟至
漢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部六

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
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
識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
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
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
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歷序獲
麟漢相去四百年數與秦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歷正月
癸亥朔光晃以為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

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
考其符驗而光晃厯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
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
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
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
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識
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

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厯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
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迄
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
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厯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
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
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厯象日月星
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厯明時可謂正矣且猶
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

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徃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

劉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

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宗廟迭毀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

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社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
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
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
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
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
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
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

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
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
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
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
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
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
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
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顛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答齋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
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
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
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
本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

福無有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爲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沖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扎荒爲害

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渤海家有採
薇之思人懷殿叩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
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
非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饗入徹羞膳不過
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
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
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紆鬱滯奉率舊
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十餘事

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垂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
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
舉方直顯擢孝子導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
吏受取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錮之十年追
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
蘭諸國胄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政不
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
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

徒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
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永
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斃徼外絕國慕
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
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
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
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
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

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諡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諡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諡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諡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

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

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溢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宜纂襲前業不忘

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
參之羣典籍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
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
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
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
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
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
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

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俱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躋履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絜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遽籛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子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玷以深患苟除民害

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
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
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
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
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
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
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
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

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

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
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
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緒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凡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飈詣金商門引
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

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
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
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
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
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硯爲對臣學識淺薄
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衷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
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

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
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
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
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迭至照於
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
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
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
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

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嚴守衛整武脩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

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

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鷄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鷄爲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鷄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鷄

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爲后
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
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
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
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鷄
雄鳴主不榮夫牝鷄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
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
首人君之象今鷄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

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娶御改與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即祚以來災青屢見頃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

致精慮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
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
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
又失道而見是爲嬴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金
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
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
爲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正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

上下咸悖厥效城門內崩潛潭已曰出宮瓦自隳諸侯
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圯小人在
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
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曰
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
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
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

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
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
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
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
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衰
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
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

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
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紛降目
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
不盡情以對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
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
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
永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竊權藏晦惑
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鷄變化豈不謂

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
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論者疑
太尉張顥爲王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
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
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
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
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
趙珪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

故爲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
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愾剛正
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
六逆陞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
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
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高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托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恐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

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
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封事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死刑誅繁多之所
生

設論

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顓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

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
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
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
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
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
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

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
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
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俯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
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
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跎之敗者已
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
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

代之隆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
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
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雷駭風馳霧散
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
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
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
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
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豐其屋

乃蒔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
耕顏歠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
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
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
萌薰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
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
之高折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泝泝庶類含甘
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

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
紱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
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
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
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
無事也則舒紳緩珮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
贅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
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圓轉不足以喻其便

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
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
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
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騶駘
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
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
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駑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

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
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
也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清宇宙寧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
燬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
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
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
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
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
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
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
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
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

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偃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騑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臯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

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
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
翩翩而獨征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
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
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
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

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
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
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
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
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
爲本敦辭托說審求歷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
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注參互羣書至
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歷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

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
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
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
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
爲無說乎曰夫根抵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
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
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

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歷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
月令所用參諸歷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
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踈濶廢弛故不用
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
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
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歷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
今不以歷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歷於大雪小雪大寒
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
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
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
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
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禘之

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闔何也曰闔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闔閭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闔尹所主知當作闔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

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
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
傳曰水昏正而裁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
裁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
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
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

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

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
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
逆即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
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
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鷄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
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
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

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故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水寅虎非可食者犬齒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

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
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
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
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
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
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
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

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
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連珠

廣連珠

臣聞目瞶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嘯家人小妖也猶
忌慎動作封鎖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
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

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知者通

頌

東巡頌有序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
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
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翻六龍較五
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
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按藝文及古文苑俱稱班固
作而舊刻中郎集亦載是篇

姑兩
存之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繫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
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
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

舊集不載此篇而藝文
云蔡邕作姑并存之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臣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
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

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
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
沃若六轡衮職龍章其文其蔚叅曜乾台窮寵極貴功
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
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
有塉墉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超不至明哲君子創業

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
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
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隄土氣辛螯嘉穀不植
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
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
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
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
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畧大吏麴遂

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付在三府司農
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
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䟽水門通
甯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濘浮游昔日鹵田化爲
甘壤梗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筭農民熙怡悅豫相與
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
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

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
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為酒為釀蒸彼祖靈
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顥為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
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
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用
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曖曖玄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
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
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
清

祖德頌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
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

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幹同

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折薪之業
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
有先功匪榮伊辱

麟頌

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修麒麟來孚春秋既書爾
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

五靈頌

大梁秉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統於垣堦

贊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
兆民其觀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
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契稷之佐具于
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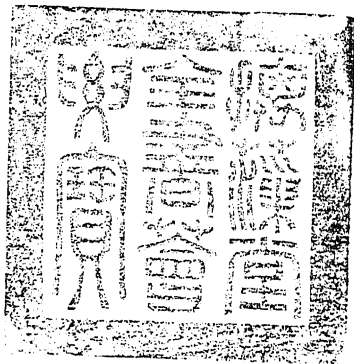
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袞職昊天
不弔賢人遘慝不遺一老屏此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
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
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舉人臣韓騰